

朋友

林中洋



日前與好友通電話，說起了他在中國上學時的趣事。他說有一次上日語課，老師讓大家用日語發表對情義的看法，輪到他發言時，他說就兩條：一是對他好，二是為人正直，只要有這兩條，殺人放火他都會跟着去。因為在日本老師跟前提「殺人放火」，他後來還被學校黨委叫去批評了一頓。

我當然不相信這位朋友會去殺人放火，但是他為人仗義卻是實在的，也許正是因了這份願意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俠骨，對他好的人還真是不少。

放下電話我還在想，如果讓我發言我會說什麼呢？「朋友」是一個看似簡單卻又很複雜的概念。人生像一場乘著火車旅行，長長的一生中，會經過一個又一個車站，每一站都會不斷有人上車下車，車廂有時很滿很熱鬧，有時又會清冷寂寞，有走過春天時的山花爛漫，更有經過冬天時的冰雪嚴寒，最後，和自己一起走到終點站的或是在下車的時候仍然裝在心裏不會忘記的，不過寥寥幾人，而這幾個人，才是經過歲月沉澱的真朋友。

流水年長的時日裏，可以一起歌舞昇平或是推杯換盞的人，從數量上說可能是最多的，他們是偶然上了你乘坐的火車，又進了你的車廂的人，或在長或短的共同旅程中，大家保持着互動和表面上的和氣，這些人裏，真能談得來的，就不多了，至於可以互相信任坦誠相待的，那就更少了。

然而，共同語言、彼此信任和敢於直言只是好的友誼的前提，經得起時間

考驗的情義卻還需要更多的基礎。我想，真正的好友，應該是不僅能欣賞你的優點，而且能接受你的缺點的人，在交往之初，他們看到的可能只是你的勇氣、幽默或是才情，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你竟然還有比如頑固或者敏感脆弱的一面，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仍然願意做你的朋友，因為他們知道，人無完人，他們自己也不例外。

每人都因為同時擁有長處與短處而完整，每個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在這樣的朋友面前，人可以不必矯情或是故作堅強，而是可以坦坦然然地做他自己，這樣的好友，即使是在要轉車奔赴別的地方或是因為各種原因必須去別的車廂的時候，也不會就此相忘於江湖，而且，無論何時再見面，彼此都不會因為時間和距離而生疏，這樣的友誼，其基礎是因為你是你，而不是因為你的標籤或是出於名利地位或是金錢的考慮。如此的好友，一輩子能碰上幾個，就已經很幸運了。

在好朋友之中，可能每個都可以做到傾聽彼此的煩惱，在你痛苦的時候，他們會展開雙臂，接住悲傷的你，這些，好像並不難做到，難得的，卻是那些不僅能與你同患難，而且能與你共喜悅的人。真正的朋友，不僅會在你失意時給你鼓勵，在你得意時，也會真心地替你高興，彷彿這是自己的勝利與成功，這樣的摯友，一生能有兩三個，足矣。

摯友之中，還有一種是彷彿介於朋友與親人之間的心靈伴侶，他們如激流中穩定的岩石、暗海中明亮的燈塔，在長長的一生中，即使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不總是有相同的主張，但卻能夠息息相通，不離不棄，這樣的知己，一生能擁有一個，萬幸！

文學催我流淚

嚴方正



三月十五日「大公園」刊出拙文《老同學微信群聊》，文中提到兩件印象深刻的班級往事，一件發生在「文革」裏進行的畢業分配中，大部分同學自覺將最佳名額讓有困難的女同學享用，自己則甘願走向前途茫然的窮鄉僻壤。我以為，在那件事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關係，而是真情。我陳述這個事實時，只想到了班集體的可愛，寫出來，意在讓各位同學可以挽回那該流淚

的記憶。不料，一位當年受益的女同學，竟然「含着眼淚」讀完我的文字。我的妻子知情後，嗔怪我魯莽，竟把老同學弄哭了。女兒卻不以為然，認為這很正常。應當承認，女兒更有見識。過了兩天，如今身在杭州的女同學貼出她的題為《生活總是美好的》長文，向老同學彙報她一家三代人當下的愜意生活。補充一句，當年成為同學好幾年，我和她，對話可能不會超過十句（時下的年輕人會難以想像——那一陣的大學生，該多傻）。這一回，我倆不打不相識，話匣子拉開，聊了一籬筐——生活總是美好的——能不

譽滿棋壇陳松順

鄭家豪



中國棋壇高手陳松順去年九月在廣州辭世，他是香港棋迷口中的「棋王」，一九四九年「省港澳三角埠際賽」，代表香港隊出戰，與廣州「四大天王」之一的盧輝並列冠軍。第二年，他作出人生重要選擇，毅然回廣州定居，走進羊城棋壇，瞬即登上嶺南第一棋手的角色。一年後，即一九五一年，另一位香港棋手楊官璘回穗，隨後，兩人代表廣東轉戰武漢、上海、北京等象棋名城，「雙劍合璧」，未敗一局，震動全國棋壇，成為「羊城雙絕」。

陳松順在港澳及海外華人之間有很高知名度，去年十月四日廣州舉行的追悼會，來自日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順德、東莞、台山、韶關等地數百象棋界人士與親友出席，顯見他在棋壇的影響力與個人地位之崇高。

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廣州、上海、北京、揚州、武漢各地，棋風大盛；香港的象棋娛樂也大為風行，修頓球場經常舉辦高手棋賽，不少身懷棋藝的無名棋人以象棋維持生計，油麻地榕樹頭、灣仔修頓球場外面街邊常見棋人在地攤擺棋局，吸引途人對弈，每局勝取一元或五角，楊官璘初露頭角時，也會在修頓球場外面擺地攤，而陳松順過的也是平民大眾的生活。

這時期的廣州棋人，黃松軒、馮敬如、李慶全、盧輝，受到內地政府重用，國家安置住屋，按月領取薪酬，生活安定，解放後廣州提倡文娛生活，棋風盛行，各街道文化單位有象棋活動，棋人找到出路，高手每次出賽，哄動羊城，台下觀眾數千，甚至電台直播，棋手的社會地位受人敬重，陳松順與楊官璘看到內地變化，有

感香港的生活狀況，感觸很大，浮想連連，感到需要結束勞碌無常的日子，尋找事業前途，兩人先後回內地發展，一九五六年「廣州棋社」成立，楊官璘獲委任為社長，陳松順任副社長，事業登上高峰。陳松順對中國象棋的貢獻，技藝不在話下，但他一生沒有參加全國象棋個人冠軍賽，原因是一九五六年全國賽，共三十個城市參加，賽會規定每個城市只能選擇一人，選拔賽中，他敗於楊官璘，無緣赴京，這一屆他的最佳拍檔楊官璘奪取全國個人冠軍，賽後棋界中人評述，假若陳松順參賽，最後爭奪寶座，不出楊陳兩人，故後來陳松順有「沒有大師名銜的大師」之稱。

一九五六年陳松順宣布退下戰場，才是他作更多貢獻的開始，是年，他出任《象棋》月刊副主編，這是全國第一家象棋專業研究的雜誌，由此，中國象棋有了理論與實戰經驗交流的平台，以推動象棋發展，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棋壇高手輩出，《象棋》月刊起着影響力。

一九八三年，他又擔任《羊城晚報》的「象棋版」主編，撰寫專欄文章。另外，他亦著有《中國象棋實用殘局》、《江湖棋局披露》、《棋理與棋術》、《中國象棋競賽規則》、《象棋規則輔導手冊》。

培訓新人 成績卓絕

陳松順卸下戰衣後，擔任大賽裁判，並培訓棋壇新人，其中一位女弟子黃子君，代表廣東女子隊出賽「全國運動會象棋賽」項目，一戰成名，奪得首屆女子賽冠軍，是年為一九七九年，全國運動會首次增設女子象棋賽項目，黃子君是「廣州業餘體育學校象棋班」學員，學員棋藝均在職業水準，陳松順是象棋班其中一位導師。黃子君當年僅十七歲，賽前大熱門是安徽一位名叫高華的女棋手，她在一次

叫人心花怒放？

還有一篇在三月十九日刊登的短文，講我對文學只愛一點點。我是俗人，只喜歡有用的東西。從浩瀚的、深邃的文學海洋裏，若能取出一瓢飲，便足以令我受益終身。我特別喜歡那些有良知、有才華的當代作家的作品。譬如，畢飛宇寫《推拿》，明眼人來寫盲人，竟能如此體貼入微。最近，又讀到畢飛宇的文字：「我有一個小小的提議，朋友們，為了你的健康，也為了盲人朋友有一份更好的收入，大家常去做推拿吧。」我會認真考慮他的建議的。

文學催我流淚，不只一次。「男兒有淚不輕彈」，不曉得是何方神聖的結論？為什麼要把男兒淚流說成是「輕彈」呢？男兒女兒可都是人呀。

男女混合賽中，竟將黑龍江二號男子棋手孟昭中擊敗，令人刮目相看，驚動棋壇，人皆以為冠軍是高華囊中物，怎知她敗給北京女將謝思明，黃子君則連勝謝思明及上海女將單麗霞，登上冠軍寶座。陳松順這位女徒弟，平日拿著麵包當晚餐，走到設有棋壇的遊樂場，或文化公園的棋廊，打遍所有擂台才回家，練成一身應對功夫，終在全國賽事大顯身手。

陳松順在海外華人中享有聲望，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應溫哥華「華人棋聯」邀請，赴加講學，抵溫哥華正下雨，近百華僑冒雨迎接。他在當地講述象棋與中華文化關係，並設棋局交流，以實戰剖析棋技。另一次應美東華人聯會邀請，赴紐約訪問，講學之外，主辦團體特別安排一場賽事，美東會員陳忠與香港新秀陳靈輝對弈，由陳松順即場陳述得失，生動活潑，座上觀眾反應熱烈。他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位出國外訪的棋手。

新派武俠小說大師梁羽生精研棋藝，曾與高手對弈，在他一篇文章排列中國七大名手中，為楊官璘、王嘉良、胡榮華、何順安、李義庭、孟立國、劉憶慈，未將陳松順列入，有棋迷不解，原因此文寫於一九七六年，陳松順已退出棋賽多年，棋壇有很大變化，難作比較，然梁羽生評價陳松順有此一段話：「楊陳併起，廣州棋壇上聲威之盛，更有如日中天。」

陳松順南征北討，為廣東打響名堂，廣州遂有「象棋之城」之稱，享盡盛譽，但畢生非無憾事，他與楊官璘兩人皆無心糾纏，卻偏偏糾纏，代表廣東對外作賽，是雙劍合璧，一九五二聯袂北上與上海、漢口、北京等地名手較量，未嘗一敗，羊城雙絕，四方匹敵，是誰也少不了誰的戰友。在內，彼此惺惺相惜，卻又是避無可避的「死敵」。棋迷大眾都會記得他們的三次十局大賽，局局牽動人心。

陳松順、楊官璘誰比誰高，誰有資格稱「華南天王」，廣州城中出現爭議。棋迷出自偶像崇拜與熱情，爭議僵持不下，發展成社會話題，棋會決定來一次十局大賽定高下。一九五三年夏天，兩雄十局賽在文化公園舉行，現場被觀眾擠得水泄不通，電台即時轉播，戰至第八局仍是陳松順佔先，楊官璘穩中突變，十局賽果，陳松順僅負一局而敗，賽績為四負三勝三和。接下來的第二、三年，兩人在廣州及上海再進行十局賽，上海之戰，牽動全國棋壇，結果陳松順又以緊湊局數小敗。三仗十局大賽皆負於對手，陳松順遂萌退下棋壇之意，慨嘆既然生瑜何生亮。他退居幕後從事推動象棋發展的成就，卻是他人難以比擬的。當年的抉擇，為他走向事業新階段，載入棋壇史冊。



陳松順（左中間下棋者）晚年出席棋藝活動網絡圖片

家鄉老鹹菜

陸琴華



人上年紀了，叫老朽；令人討厭嫌棄了，叫老不死；蘿蔔縷或蘿蔔乾擱在鍋裏煮時間長了，叫老鹹菜。不過，我們蘇北鄉下的父老鄉親卻把製作老鹹菜的過程叫作鹹菜。關於「好」這個說法還有一些，比如煨地瓜、煨豬頭等。「好」驚天動地，不是小打小鬧。十印大鍋朝土炕上一擱，想煨地瓜，行。想煨豬頭，也行。煨鹹菜呢？也離不了這十印大鍋。

那時我家人口多，三四間堂屋住着三四輩人。祖父祖母一間房，爸爸媽媽一間房，哥哥嫂子一間房，剩下的就是我們這些還沒成家立業的小輩住，所以在一間房子裏常常擠了兩三張床。

一鍋老鹹菜，夠我們一家吃一年的，有時一年也吃不完了。鄉下人吃飯不比城裏那些體面人一日三餐要按時按點，吃多不行，吃少了也不行。我小時在鄉下，啥時餓了啥時吃，有時不餓也抱張餅在懷裏。那時學生沒有家庭作業，放學回家沒事，我們就靠吃煎餅就老鹹菜來打發時間。

媽烙的餅放在笆斗裏，一張張一層層，把笆斗塞得滿滿的，抱也抱不動。我呢？把書包朝牆上的櫃子一掛，揭起一張煎餅就拿在手裏。吃煎餅就什麼呢？早上炒的豆腐早上就吃完了，中午炒的粉絲中午就吃完了。忽然，我眼睛一亮，笆斗旁邊立著個小口大肚子的饅子，那裏面都是老鹹菜。我掀開饅口，一股鹹鹹的香味兒撲鼻而來，本來還有點不想吃煎餅的我，這時饞蟲上來了，我趕緊從饅子裏捏起一根老鹹菜，豎着放在我的煎餅裏。煎餅捲鹹菜，越吃越有勁，越吃越來味，一張煎餅時間不多就被我報銷了。

爸平時愛喝兩口，吃飯前總會來點小酒。可是下酒菜是什麼呢？當媽要給爸準備下酒菜時，爸大手一揮說：「老鹹菜不錯。」幾根老鹹菜下肚，爸打着飽嗝說：「我先下地幹活了。」爸就肩着鐵鍬挖地幹活了。

頭伏蘿蔔二伏菜，那時正趕上暑假。爸挖地是種蘿蔔的，挖地是力氣活，小孩子不行，而種蘿蔔呢？不費什麼力氣，可偏偏又是個細活兒，馬虎不得。地整平，不能有土塊，不然，影響蘿蔔出苗，所以爸把地整得直到媽滿意為止。這時，媽就可以露一手了。別看媽塊頭長得跟蘿蔔似的，笨笨的，蠢蠢的，可媽手巧着呢，媽種蘿蔔時，三個手指併攏，捏著蘿蔔籽，不緊不慢，不慌不忙，那些蘿蔔籽就會十分均勻的落到了地裏。種蘿蔔難不住媽，煨鹹菜呢？也難不住媽。

冬天來了，收蘿蔔了，可是那些蘿蔔縷咋辦呢？爸說：「餵豬吧。」那時我家每年都養幾頭大肥豬，這豬一聽見有人要回家了，就哄哄的叫着，跟上頓

沒吃飽似的。可是媽不同意。爸又說：「餵兔子吧。」我們家還養幾隻兔子呢，長耳朵，雪白，很討人喜歡。可是媽還是不同意。爸看着院子裏一大堆蘿蔔縷，沒招了，就咕噥着媽：「有本事，你吃去。」這時媽笑了，笑得兩眼成了一條線，說：「我用蘿蔔縷炒鹹菜。」那時不像現在，反季節蔬菜到處都是。那時，每年到了春天二月份，頭年儲藏的大白菜就吃完了，連埋在地下的蘿蔔也吃完了。媽煨的老鹹菜呢？正好派上了用場。

這時爸就幫着媽把地上的蘿蔔縷洗淨，晾乾。這些蘿蔔縷經太陽一曬，蔫了，媽就可以煨鹹菜了。那個十印大鍋裝滿了蘿蔔縷，都冒出鍋沿了。媽呢？就兩手用力朝下面壓，待壓的跟鍋沿一樣平了，添上適量的水，爸就可以燒柴火了。我看到這個情景，往往不屑一顧，撇着小嘴，心裏想：「這跟我燒鍋煨豬食有啥兩樣？」媽就把我支開說：「到時鹹菜煨好了，不把你舌頭咽肚裏才怪呢。」平時燒鍋做飯，燒的不是稻草就是麥草，煨鹹菜則是木柴。鍋門口的木柴被爸燒光了，爸又到院子的角落裏抱木柴，反反覆覆好幾趟。我貼近鍋壁側耳傾聽，十印大鍋裏咕咕哪直響，爸問媽：「行不行？」媽腰間繫著圍裙，盤腿坐着不動，對爸說：「接着燒。」爸就又把木柴送到了鍋底裏。不知何時，媽掀開鍋蓋，一股巨大的熱浪頓時瀰漫了廚房，看不清人的臉，媽就用鏟子把鍋裏的蘿蔔縷翻了個遍，翻好後，又催爸接着燒。煨豬頭，會從鍋裏飄出肉香，煨地瓜，會從鍋裏飄出甜味，有蘿蔔縷的大鍋裏，飄出的是啥味兒呢？反正我不喜歡。

本來浸在水裏的蘿蔔縷，水汪汪的，幾個時辰過後，這蘿蔔縷乾巴巴的，真像屋簷底下已生繡多年的鐵絲繩。這時，媽把裝豆油的饅子抱過來，饅口一低，嘩啦啦，半罐豆油全倒在了十印大鍋裏。沒油的菜不好吃，哈哈，沒其他菜蔬的時候，攪了這麼多豆油的老鹹菜可就是人間美味啊！倒完豆油了，媽又把一單子的紅辣椒埋在了蘿蔔縷下，讓爸再接着燒。媽為了勾起我們小孩子的食欲，還會在大鍋裏放上一些洋薑黃豆粒花生米什麼的。

醃鹹菜離不開鹽，媽煨老鹹菜呢？也離不開鹽，那次我看見媽把我從商店裏買回的二三斤粗鹽全弄到了鍋裏。天，這不餓死人嗎？媽解釋：「鹽放的多，鹹菜才攪得久。」果真我家的老鹹菜，吃到了來年夏天，還油光靚亮。那年初二要到徐州上大學，媽用瓶子裝了一瓶老鹹菜，說等二姐上徐州了好帶着。誰知二姐上徐州了，媽竟又忘了。直到二姐大學畢業，我們才記起那瓶老鹹菜。打開一看，嘗嘗，茶香，豆油香，花生香一起湧向鼻端，一點兒沒變質。

爸感嘆著：「酒越陳越香，沒想到，老鹹菜也這樣！」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白頭翁



最有戲劇性的將死之言當推三國時期的周公瑾。諸葛亮三氣周公瑾，直到把周大都督活活氣死。周瑜臨死之際，回光返照，突然清醒，仰天長嘆：「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羅貫中真乃大手筆，寫得如臨其境，如聽其言。引得多少遷客騷人感慨繫之，編出不少戲劇故事。

劉備病危，白帶城託孤，奄奄一息之際，看到帳前馬謖，交代給諸葛亮：「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這才埋下馬謖失街亭，孔明揮淚斬馬謖，自貶三級的伏筆。可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臨到嚥氣，劉備對孔明說了真心話，雖然有人說劉玄德臨死還要一小花招，是為套牢孔明。我以為非也，曾子說過：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然曾子。劉備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人在垂危之際，遊絲飄盪之間，焉容得籌劃謀算？劉備說

的是衷腸話，肺腑之言。

倒是曹操更爽直，寧叫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一輩子遵循的人生理念，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是關心自己即將投身的去處。曹孟德的最後「善言」是：「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為人所發掘也。」四門大開出葬，設置疑塚七十二座。這又引出多少曹操夢，直到二十一世紀，依然為曹操墓的真假有打不完的官司。

《紅樓夢》中寶玉婚黛玉死，悲哉悲乎，最使悲劇悲不自抑的是黛玉口中只剩一絲遊氣不斷，而寶玉成婚的樂曲恰恰成了她的催命曲，悲劇的高潮是黛玉將死之際的那半句「善言」：「寶玉、寶玉，你好……」話未說完，但見黛玉兩眼一翻已然陰陽兩界。就這半句「善言」引發了多少「考紅」專家們的推戴、考證、論說、解讀……

吳敬梓大手筆，他創造的人物乃千古一人，非吳先生不出世。他筆下的嚴監生臨死時，嚥不了氣，人之將死，該說的話說不出來，氣就在喉嚨中憋着，嚴監生難道要破曹子所說的「恆有此解」的「善言」？聽吳敬梓道來，我覺得比看巴爾扎克

描寫的怪客人更解渴切膚，生動逼真。說那天天擠了一屋子人，桌上點着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接一聲，總不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大侄子上前問道：「二叔，你莫有兩個親人不會見面？」他把頭搖了兩三搖。二侄子走上前問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哪裏，不曾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瞪得溜圓，把頭又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哥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眼前，故此惦念？」他聽了這話，兩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着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前道：「爺！別人說的都不相干，只有我能知道你的意思。你是為那盞燈裏點了我那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眾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

天下非吳敬梓，何人能把嚴監生之類的吝嗇道得如此維妙維肖？嚴監生雖然將死之際未言，但那伸出被子的兩根指頭就是其臨死留下的「善言」，關鍵是你讀得懂讀不懂，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

齊如山先生是死在劇院，這位有「中國的莎士比亞」之稱的戲劇家、評論家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善言」是「當死此地！」後人稱之為「生於戲劇，死於戲劇」。（三）